

妇女运动史资料

2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福建妇运史资料

第二集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目 录

- ✓“仁慈堂”虐杀婴儿案记实……………林翰英（ 1 ）
- ✓有关“仁慈堂”案的补充……………郭启民（ 4 ）
- 回忆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
- ✓……………潘淑如 林惠玲（ 6 ）
- 闽北妇女革命斗争的回忆……………童慧贞（ 8 ）
-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所红色学校
- 新泉工农妇女夜校……………谢济堂（ 12 ）
- 我的回忆……………吴品秀同志口述
曹嘉忠 黄茂浩整理（ 19 ）
- 闽东土地革命时期妇女工作的一些情况
- 福安柏柱老同志座谈会记录……………（ 21 ）
- 十年斗争的片断回忆……………刘正销 蔡爱凤口述
游锦康整理（ 26 ）
- 我的回忆……………张士英同志口述
曹嘉忠 黄茂浩整理（ 34 ）
- 吴山村妇女会活动情况纪实……………（ 37 ）
- 妇女亦是好英雄
- 回忆苏区时的妇运工作……………乐 春（ 39 ）
- 怎样组织全厦妇女走上救亡阵线……………谢亿仁（ 45 ）
- 厦门妇女运动领导权的转移
- 忆“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
厦门分会”……………谢怀丹（ 48 ）
- 厦门妇女起来了！
- 忆“慰劳工作团”……………谢怀丹（ 54 ）
-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永定中川妇女夜校……………胡冠中（ 63 ）
- 忆母亲刘瑜璧与泉州妇女运动……………陈梅生（ 70 ）

“仁慈堂”虐杀婴儿案纪实

林翰英

福州南门外斗中街有“仁慈堂”一所，系清光绪年间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甫所创立。对外宣称仁慈，凡贫苦人民无力喂养的婴孩或弃婴，该堂都加以收容。堂内有教堂、修道院、乳婴所、办事室、寝室等。一九二七年前后，常有西班牙修女（俗称师姑）三人出入其间，年皆四十上下，身穿青色大领衣，外出时，额复洁白纱布，直垂至腮下。“仁慈堂”内不雇教外之人，仅见几个女役从事内中勤务，都是被收容成长的女婴充任。该堂素不与邻里接触，其与地方政府公事往来，皆托由法国领事代办。

长期以来，斗中街居民常见有人从堂内边门挑出篓担，行踪鬼祟，均疑有异，但慑于帝国主义者势力，未敢过问。一九二七年春天，正值大革命浪潮震荡福州，群众反帝爱国热情高涨，一月十四日晨，群众又看到有人从堂内挑出篓担，待其行约数武，将近城边街口时向前阻止，揭开篓盖，发现内贮裸体女婴尸体十二具，有的是初生数月的婴儿，尸呈熟黄色，阴户肛门均遗血迹，类似被炊致死，询之挑担人，自称江依四，专任掩埋“死仔”（殇子）已十余年，皆挑往西北郊五凤乡马鞍山上埋葬，又说，今年虎年（按一九二六年农历岁次丙寅属虎），当时为农历年底，弃女特多，死亡亦众，至于婴儿如何死亡，尸体何故发黄，则推不知。是时路上集有三四十人之

众，遂带江依四回仁慈堂欲查究竟，引起沿途群众百余人跟随到堂。该堂神父来闽已久，本会听讲福州话，但故作不懂，益加令人怀疑，一时激动公愤，秩序混乱。茶亭警察分驻所急电戒严司令部和警察厅，派军队二排和保安队一队赶到弹压，截断交通，进内不分皂白，把前列的群众抓了几个，随即押往戒严司令部，余人尽驱出，并即护送三个修女而去，挑担的江依四亦乘乱离开。

事件发生后，仁慈堂内真象大白于社会。该堂于后面搭有一座板阁，楼低矮，屋内黑暗，所收容的婴儿，就是卧在屋内凳子搭架的铺板上。吃饭时，一个傻瓜仆用竹片往每个婴孩的嘴上抹一些面糊，以度其命。生病更无治疗，甚至有的还没有死，就被抛到死尸堆里去。许多孩子屁股被大小便淹得红肿腐烂，嘴角和脸上，干了的面疙瘩和皮肉结在一起，老鼠爬在孩子的脸上吃面糊，有的甚至连孩子的嘴和耳朵都咬掉，甚至有被老鼠咬掉中指的，惨状实不忍睹。

事件发生后，当日下午三时，警署通知闽侯地方检察厅派员前往履勘。该厅即派总务值日检察官郑元鼎、总务值日书记官林翰英，带同检验员陈子波和法警一人到达仁慈堂。是时堂内没有一人，仅医师王兆培、林鹤性几人，站在前庭谈话。似系讨论应如何检验。在进行履勘时，又发现左边墙傍一堵石灰池小冷室，放些冰块，掩着孩尸二十具。有人提议，死因不明，需要解剖，但旧法检验不胜其任，时天色将晚，即将活着的乳婴十三个移送育婴堂，另将年约八九岁至十零岁的女孩四十个送孤儿院收养，当场制就履勘笔录，连同孩尸三十二具带厅归案。履勘手续结束后，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金启华连夜购料瓶（即粗制玻璃瓶），用药水把全部孩尸分装瓶中，原拟派员送往上海法医学院解剖，据该院函复，每具收费二十元，因费

用无从筹划，又因该院系法国人办的，恐有偏颇，只得将尸体保存档案股，至一九四一年四月闽海初度沦陷，遂散失殆尽。

本案在当时受伪法令限制，案经军法审理，司法机关即不再过问，亦未至埋尸坑履勘。当场被捕之人，只知有六柱桥边理发工人一人，当肇事时肩负木椅条一张，捕后被判死刑，押赴西门圭角衢执行枪决。这人才结婚两个月，里人深为呼冤不平。其余的人，押了一段时间后才被释放。

此事发生于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进闽以后，在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前夕，反动军阀官僚，辱国丧权，使堂堂中国儿女，任凭帝国主义者横加杀害，甚至杀害无辜之民以媚敌，留下滔天罪恶，故特记之。

《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有关“仁慈堂”案的补充

郭启民

读了林翰英老先生的《“仁慈堂”虐杀婴儿案纪实》，使我回忆起三十余年前此案发生时，我曾十分关注这事，并曾亲往“仁慈堂”察看，现就记忆所及，作三点补充。

一、一月十四日拦获和揭露江依四挑尸事，与当时社会上一般社会青年称她陈二姐，当地居民称她丁大少奶。她原在私立女子法政学校肄业，在当时社会上妇女界也很活动。那年，陈亘的丈夫丁谷孙已死，埋葬在西湖邻近的山上，因而时与墓主桃桃有联系，江依四挑尸事，即由墓主桃桃告诉陈亘，而由陈亘策动一些人拦截江依四，后又为群众扩大了。因该事发生后，常有许多人来往于陈亘家中会商。而我当时与陈亘同住雅道巷丁家祖屋，所以知道较详。

二、“仁慈堂”案发后，将“仁慈堂”改组为“福州贫儿教养院”，有执行委员李文滨、王永楨、陈亘等人。年龄较大的女孩皆留堂教养。这些女孩因有生以来未接触外界，无知识，无文化，整天朦朦胧胧，不知有姓名，也不知有父母，更不知有国家。口里除念天主、师姑外，一切都缺乏认识。有的被师姑名为“名乐那”，有的叫“提多米那”、“旁沙”、“古利稀”、“以米那”，甚至有“土钉”、“洗摆”等怪称号。后经教养院逐渐感化，并一一另予名字。

三、“仁慈堂”事件发生后，南街（即今八一七北路）花巷“尚友堂”，亦曾一度被反基运动的进步青年所捣毁。当时代行政务委员会主席方声涛害怕风潮扩大，即于一月十八日通电漳（漳州）、码（石码）、泉（泉州）、安（安海）各地公安局和各县县长，略谓：“……福州南门外斗中街天主教仁慈堂，因掩埋婴孩，发现有虐害嫌疑，彼时民众愤激，挤入教堂，致物件有失落情事，旋经派队弹压，即复平静……诚恐传闻失实，发生误会，合行电达……对于辖境内外人生命财产及教会、教堂、各学校暨慈善机关，务须切实慎重保护，免生事端；如有不逞之徒，有意捣乱治安，应派队弹压解散，勿稍疏忽。……”等语。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西班牙天主教会通过反动蒋政权，令飭福建省政府将“仁慈堂”发还。原西班牙籍神甫等，仍卷土重来，在该院设德撒医院作掩护，一直到福州解放。

《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回忆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收回教育权运动

潘淑如 林惠玲

教会在福建办学始自十九世纪末叶。当时学校校长是洋人，圣经是主修课，除礼拜日外，每昼夜还要做两次礼拜；教学内容、图书杂志均是灌输宗教、崇洋思想；日常对学生禁锢甚严，女校尤甚。如文山等校，在星期假日，如无家中女眷来接，学生不得离校外出。

在“五卅”运动以后，福州已提出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口号。1926年协职学生会提出收回教育权的要求。学校当局迫于形势，任命了李圣述先生（燕京大学一九二四年毕业生，在北京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位爱国民主人士）为第一任中国人校长，但学校大权仍操在洋人手里。

北阀军入榕后，各教会学校在进步师生的带领下，“非基”运动蓬勃开展。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四日教会学校师生在仓前山麦园顶召开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会。到会的有协和大学、协职、英华、三一、格致、文山、华南等校二千余人。大会宣布开会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奴化教育，要求教育权收归国有，并通过成立《福州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会中发现英华书院校长林步基胁迫英华学生回校，全场哄动，给他戴上竹制长绿帽，贴上“帝国主义走狗林步

基”纸条，并拉着他随请愿示威游行队伍走。

当时文山女校“非基”运动的领导人为陈慎昭、李赐姜（均为燕大毕业生，在文山任教），学生有张世贞、张菱婉、王惠卿、刘天啸（仓山麦园顶医院医生）柯淑珍、吴月娇、施宝珠、张淑婉（现在美国）、潘淑如、林景玉（林惠玲）等，校工吴依钗（女）亦从旁协助，运动中师生都剪了发；华南女校领导人为王淑钗、方公芬等；协大为陈明鉴、马英波（马可）等；协职为李圣述、郑雄冠（郑乃之）等……。

在大会后的十天（四月三日），福州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非基”运动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通过运动虽取得由中国人任校长和取消圣经为主修课的成果，但帝国主义分子窥测时机，驱使林步基等人组织《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总同盟》，与我们的《大同盟》相对抗。他们数次组织信徒学生冲击《大同盟》会场；殴打《大同盟》领导人陈锡襄、李圣述等；文山女校的施宝珠、吴月娇、林景玉（林惠玲）三人也被开除了学籍。他们对离校学生进行分化、瓦解、拉拢，诱骗学生返校上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坚持斗争不愿返校。为使学生能继续学业，组织成立《新时代中学》，一九二七年秋季开学，校长李圣述。这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创男女合校的先声。但因各方掣肘，李圣述等先后离闽，学校并入《光复中学》。当时尚在本省工作的陈明鉴、章振乾等同志每年均出《三、二四专刊》纪念“非基”运动，唤醒同胞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振奋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之魂。

闽北妇女革命斗争的回忆

童慧贞

1928年党领导闽北农民革命，由秘密转入公开，那时妇女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早日获得彻底解放，和男人共同积极地参加了各种能承担的工作和对敌斗争，从1928年到1930年这段时期男人拿着刀枪除了参加生产以外，还要经常配合队伍到处游行、示威和追捕封建霸头、土豪、劣绅，那时由于农民革命进入高潮，而城里的敌人又不断的来进攻，当时的妇女又都是包着短脚和梳头的，而敌人来进攻时，因脚短又跑不动走到山上去，头发又经常被树枝挂住走不快，因此当时党组织就号召妇女放脚剪发运动，得到了广大妇女的热烈响应，她们不顾老年人的反对和地主、富农阶级妇女的诽谤，1929年三月间青壮年妇女在三天内就全部把包脚放开，把出娘肚留长的头发也都剪掉。

她们在革命斗争中还表现得非常英勇、机智，她们听到连头地保潜逃，跑到姘头家里去躲起来，而妇女就假装去玩，把他的住点弄清，并一面派人向党组织报告，一方面布置暗哨把地保看守起来，当天晚上，上面派了男同志来就把地保抓住。从1929年10月间在崇安长涧源正式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1930年1月而崇安城里国民党反动派开来一个连把长涧源占领去，可是敌人接着就将各个村庄的男女群众回到长涧源去居住，而敌军哨兵一见到剪发妇女走过溪北桥头都要在每个妇女的脸上打三巴掌，骂剪发妇女是民众婆，而当时妇女对敌人哨兵就展开了

面对面的斗争，大骂敌人很快就要在长涧源等死日。并且妇女能把敌人每天活动的情形报告给我山上的革命干部。从村头，起到车浑坑，这几个村的妇女和敌人反抗过几次，她们死也不住到长涧源去受苦，从敌人占去长涧源后还不到三个月，在1930年三月中旬，我红十军就进军到福建，第一仗就打了长涧源，当红十军从两路进军到长涧源一带当时各村的妇女赶快忙着碾米、做饭、烧茶给男人挑送到火线上去支援红十军。从长涧源打下以后又重新恢复了乡苏维埃政府。在当年四月初六红十军接着又打下了崇安赤石，因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消灭了敌人，但我方也有几百个伤员，那时我们的医院又是在沙采洋和五子屯的高山村上，对这几百架的伤员全部是由坑口区800多个妇女日夜照顾，一切劳苦在两天之内就将这几百架伤员轮流换班接送到两个医院去共有35里至45里路，妇女们把伤员抬过各个村时，因重伤员发热到最高度全身的衣服脱精光，妇女们热情地端着开水来给伤员吃，手中拿着扇子坐在伤员身边耐心给伤员扇风，使伤员减少热度，并且一面给伤员扇风一面给伤员安慰，把伤员当着自己亲人一样。自从打下了赤石后红十军部队就经常会开到各个村宿营在民房，妇女们一听到红十军开来之前就赶快忙着打扫室内和室外的环境卫生擦着门板好给红十军打铺睡觉，当队伍一驻宅落以后，而妇女慰劳队、洗衣队，就成群结队分头到各个团营连去帮助洗衣服补衣、鞋，老太婆也带着干粮，端着草药到各个连、排去慰问病员，当时红军部队红十军为了感谢妇女，各个连排都拿出一些钱和物品来，要送给各个妇女，但是没有有一个妇女肯收下，当时红十军部队感到过意不去，又将物品集中起来，作为奖品统一交给慰问队和洗衣队的大队长带回去分发给每个妇女，从各个方面都可表现出那时党政军民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当红军一开到村口来时，妇女们

就唱起慰劳红军歌来，欢迎红军进村，当红军队伍开走时，就唱起欢送红军歌来欢送红军队伍欢乐地行走。从此妇女深深感到，红军队伍真正是自己的队伍，真正是为穷人谋幸福的队伍。从1931年到1933年，闽北各地妇女也就纷纷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去参加红军，那时苏区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家和妇女、小孩，她们又担负起生产任务，积极地参加了生产，闽北各地从1930年到1931年初就全面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妇女对反封建斗地霸是非常坚决彻底的，没有表现出任何隐瞒包庇现象，只要知道地霸有一点财产埋在那里都要给他检举出来，并报告贫农团组织，立即把东西全部搬出来，自分到田地及家具后，群众对革命就更加坚决了，那怕1933年敌人对苏区封锁得那么严，连盐都吃不到，也没有一个妇女叫过苦，在1933年苏区的男人大部份都去参加红军了，另有一部分人又外调当干部了，还有一部份劳力强的男人又长期到建太宁去挑枪了，那时农村的男人只有少数，由于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没有荒掉一丘田。妇女们除了参加反霸斗争和参加生产外，每年都要做大批的布鞋、草鞋和做干粮等去慰劳红军，并且在鞋子里面白布上写上自己姓名，表示她的鞋子做得好，并且把鞋子和各种慰劳品集中起来由妇女自己挑送到区妇女部去，全区一集中起来就是几万双布鞋和草鞋，由妇女分批送运给前方队伍。

此外妇女们还普遍组织起严密的防守工作，日夜轮流进行着各个的站岗放哨，认真地检查着来往人的路条，从坑口到下洋这五个口，在半个月内就被妇女抓住五个敌探结果拿来一审问一个也不错，敌探混进苏区一个也不要跑掉，闽北妇女在防守工作上受党党委多次表扬的。1931年到1933年闽北各地青年妇女普遍地参加了正规化的军事训练和受到了严格的军事纪律教育，使每个青年妇女都学会了36种军事课目，不论天晴

和下雨，每天都要出操三次，教官是由红军部队派来的，经过半年训练以后，教操完全是由妇女自己负责。到了1933年到1934年因大刀会又经常来进攻苏区，把群众的的东西抢光，把青年妇女和小孩抓去卖，当时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又与大刀会展开坚决的斗争，她们不分日夜地削竹针并放辣椒去炒，削炒好后就要将竹针钉在木板上和木桶里，然后送给游击队和埋在路上，当大刀会来进攻时有许多大刀会的脚都被竹针刺进脚底心使大刀会痛不能动，这是闽北妇女和大刀会斗争的厉害武器，这样大刀会被我们活抓了不计其数。1934年敌人五次围剿开始了，敌兵占领了崇安城，到1935年春就进攻到四城乡下从此三年游击战争就开始了，我们转入打游击，在三年残酷的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工作转入到秘密，而各地妇女仍是坚决参加了地下斗争，经常给我们送信、送米、和到白区去帮助我们买东西，到敌人驻点去给我们交接关系，特别崇安西路的江岭后、廓前、苦竹厝和北路的岚头，这一带的妇女是为革命做了许多的秘密工作，我们党的组织壮大并能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妇女在革命斗争中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所红色学校

——新泉工农妇女夜校

谢济堂

一九二九年，正当“五月榴花红似火”的时候，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二次入闽，来到了连城县新泉镇。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闽西第一所红色学校——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办起来了。它象沉沉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新泉妇女解放的道路，使成百上千的劳动妇女走上革命的征途，对当地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号召创办工农妇女夜校

当时，毛泽东同志住在新泉的“望云草室”。他在领导红四军进行武装斗争，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城的紧张时刻，仍然继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社会调查。当他了解到新泉妇女还没有从封建的“四权”束缚下解放出来时，便亲切地对妇女们说：“你们从前没有文化，是受封建压迫的。现在你们应该学习文化了，大家要剪短头发，反对挂长耳环，缠小脚。男人前方当红军，妇女后方搞生产。”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地询问一位妇女：“你家有几个人？生活怎样？为什么不学点文化？”这位妇女回答了家里的生活情况后，说没有学文化是因为“没人教识字”。毛泽东同志就热情地说：“你们互教互学嘛。我们

帮助你们。”随后，毛泽东同志为了帮助新泉妇女砸碎封建枷锁，冲破黑暗牢笼，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彻底翻身解放，亲自指示区干部张端明、张育文同志，要在新泉创办一所工农妇女夜校，组织妇女学习政治和文化，懂得革命的道理，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地方干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交给的办妇女夜校的任务后，认真负责地进行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和深入的动员，于七月间在“望云草室”隔壁的“张家祠”，办起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所工农妇女夜校。“工农妇女夜校办起来了！”消息象长了翅膀，飞快传开，乐得新泉妇女个个心里开了花。她们一个跟一个涌进了夜校校门，参加了学习。创办工农妇女夜校，在新泉是头一次，妇女们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毛委员这么关怀我们妇女的解放，我们一定要学好文化、学好革命道理，同男子一样干革命。”

克服重重困难 巩固发展夜校

尽管新泉已经建立红色政权，可是封建的传统观念仍在桎梏着人们的思想。办夜校头一个遇到的困难就是动员学员入学。一些家庭的父母不肯让女儿、媳妇上学，生怕她们夜晚在外面出问题，或是没学好文化反而学了坏样。这时，区、乡干部首先动员自己的亲属报名入学，如张育文同志就让妹妹张素娥上学，并且通过素娥去做工作，动员一些年轻妹子上学。夜校积极分子杨主莲，动员舅母上夜校，舅母同意了，但舅母的婆婆不管她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杨主莲动脑筋、想办法，邀集了一群妇女到舅母家，轮番开导她舅母的婆婆，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终于使老人家思想开了窍，让儿媳上夜校。办夜校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土豪劣绅的破坏。他们暗中造谣，阻挠妇

女上夜校。妇女积极分子就来个针锋相对，组织了一个“特别队”，专门对暗中破坏的土豪劣绅进行坚决斗争，给予狠狠打击。对于那些顽固分子压制妇女、阻挠妇女参加学习和革命活动的，“特别队”就向他们开展说理斗争，保障妇女享有正当的权利。

一个困难解决了，另一个困难又接踵而来。工农妇女夜校的学员增多了，书本和教师又发生了问题。这时，区革命委员会就组织干部编写课本，或者翻印《红军识字课本》。有的翻印来不及，就发动学员抄。边抄边学，边认边抄。教师缺乏，她们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请区、乡干部轮流到夜校当义务教员，教识字、读书；另一个是遇上干部工作繁忙，不能来教书时，就按“能者为师”的办法，由学员自己教。譬如，张素娥就经常利用白天吃饭的时间，向哥哥学习，自己先学好了，晚上再去教其他妇女。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有一、二个教师就行了，学生还可以教学生，学生白天学了十多个字，晚上就教这十几个字，有那么几个人就可以教很多人，今天学几个字，明天学几个字，积累起来就多了。”这种教师，大家称为“学员老师”。别看“学员老师”是黄毛丫头，但教起来倒挺认真仔细，一点一滴，一笔一捺，都在黑板上写得端端正正，讲得清清楚楚，既形象又具体，很受妇女们欢迎。

由于区乡干部和妇女们的共同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妇女夜校巩固发展了。到一九二九年年底，学员已由开学时的十五、六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张家祠容纳不下，她们就在东山楼又办起了一所分校。翌年二月，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劳动妇女学习的要求，新泉区苏维埃政府在东山楼举办了一期为时三个月的妇女骨干训练班。训练班的学员共有八十余人，都是由各乡选送来的。学习结束后，这些骨干回到本乡本村创办妇女